



飛龍傳

第十九回

匡亂正色詎非詞

詩曰

荒山險嶺多盜跡。

阻隔行人掠美色。

壯士遇之心不平。

寶劍一揮頸瀝血。

愛恩思欲報深恩。

幾遍欲言心未寧。

一朝訴出衷懷事。

引得英雄性火烈。

蜀中當鑑桌文君。

至今猶見詩人說。

三原紅拂有誰稱。

曖昧遺羞何足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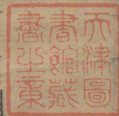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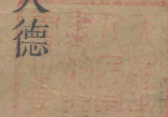
觀此餘生終不欠。

惟有黃昏相感泣。

話說張廣兒領了嘍囉趕來。思想要奪京娘。誰知反被趙匡胤打死。那眾嘍囉正要逃走。却被匡胤喝住。說道：爾等休得驚慌。俺乃東京趙大郎便是。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讎。今已被多殺了。與爾等無干。眾嘍囉聽說。一齊棄了刀鎗。拜倒在地。匡胤分付道：爾等如今以後。須當棄邪歸正。不可仍是為非。倘不聽俺的言語。後日相逢。都是死數。爾等各各自去罷。眾嘍囉聽了分付。蹣跚了一個頭。扒起身來。俱各四散去了。匡胤收拾要行。早見金烏西墜。玉兔東昇。遠遠



京娘陰送酬大德



望見前面有座客店。便同京娘鑽行幾步。到了店門。扶着京娘下馬。一齊進店。把馬交與店家喂養。進了客房。店家整備。晚膳進來。兄妹二人吃了一餐。各自安寢。且說京娘想起匡胤之恩。無以爲報。想當初紅拂本一樂女。尚能選擇英雄。况我受恩之下。捨了這不豪傑。日後終身。那個可許。欲要自薦。又覺含羞。一時難以啓口。若待不說。等他自已開口。他乃是个直性漢子。那知我一片報德之心。左思右想。一夜不能合眼。不覺五更雞唱。匡胤起身。整馬要行。京娘悶悶不悅。只得起身上馬。出門而行。乃心生一計。一路上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二

只推腹痛。幾遍要出恭。匡胤扶他下馬。又攙他上馬。京娘將身偎倚。萬種風流。夜宿之時。又嫌寒憎熱。央着匡胤減被添衾。這軟玉温香。豈無動情之處。匡胤乃生性耿直。盡心服侍。不以爲嫌。又行了三四日。已過曲沃地方。一路上又除了許多毛賊。約計程途。只有三百里之間。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心中又想道。如今將次到家了。只顧害羞不說。豈不錯過機會。若到了家中。便已罷休。悔之何及。滿腹躊躇。不覺長吁短歎。流淚憑几。匡胤在外廂聽了。不知所以。卽慌進來。問道。賢妹。此時夜已深了。因何未睡。你滿眼流淚。有

何事故。京娘道。小妹有一心腹之言。難以啓齒。故此不樂。匡亂道。兄妹之間。有何嫌疑。但說不妨。京娘道。小妹係深閨弱質。從未出門。因隨父進香。誤陷賊人之手。幸蒙恩人援救。脫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回鄉。又爲小妹報雪深讎。絕其後患。此恩此德。沒世難忘。小妹常思無以報德。倘蒙恩兄不嫌貌醜。收做鋪牀疊被之人。使小妹少報指埃。於心方安。不知恩兄允否。匡亂聽了。呼呼大笑道。賢妹之言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挺身相救。不過路見不平。少伸大義。豈似匪類之心。先存苟且。况彼此俱係同姓。理無爲婚。兄妹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三

相稱。豈容紊亂。這不經之言。休要污口。京娘聽了此言。羞慚滿面。半晌無言。沉吟了一會。復又說道。恩兄休怪小妹多言。小妹亦非淫巧苟賤之輩。因思弱體餘生。盡出恩兄所賜。此身之外。別無答報。不敢望與恩兄婚配。但得納爲妾婢之分。服事恩兄一日。死亦瞑目。匡亂勃然變色道。俺以汝爲誤遭賊陷。故不辭跋涉。剋送汝歸。豈知今日。出此污穢之言。待人以不肖。我趙匡亂。乃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無私。倘使稍有異志。天神共鑒。爾若邪心不息。俺便撒手分離。不管閑事。那時你進退不得。莫怪俺有始無終。匡

亂言罷聲色俱厲。謊得京娘。半晌不敢開口。遂乃深
深下拜說道。今日方見恩兄心事。炳若日星。嚴如霜
露。凜不可犯。但小妹實非邪心相感。乃欲以微軀報
答大恩於萬一。故不惜羞恥。有是污言。既恩兄以小
妹爲嫡親骨肉。妾安敢不以恩兄之心爲心。望恩兄
恕罪。匡亂方纔息怒。將手扶起京娘道。賢妹非是俺
膠柱鼓瑟。本爲義氣所激。故此千里相送。今日若有
私情。與那兩個強人何異。把從前一片真情。化爲假
意。豈不惹天下的豪傑恥笑。京娘道。恩兄高見。非尋
常所比。妾今生不能補報。死當結草啣環。兩個說話。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四

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匡亂愈加怜惜。京娘看看
到了蒲州。京娘雖知家在小祥村。却不認得路徑。匡
亂就問路行來。將到小祥村。京娘望見故鄉光景。好
生傷感。却說趙員外自從進香。失了京娘。將及兩月
有餘。老夫妻每日相對啼哭。這日夜間。睡到三更時
候。員外得其一夢。夢見一條赤龍。護着京娘。從東回
到家中。員外一見大喜。接了女兒。安頓進去。看那赤
龍登時飛去。回至裏邊。忽又不見了女兒。四下尋覓。

却被門檻絆了一交。遂而驚醒。即時說與媽媽。媽媽道。此乃你的記心。不足爲信。趙員外憶女之情。分外悲戚。至次日日午。忽庄客來報道。小姐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棍棒。跟隨而來。將次到門了。請員外出。員外聽報。謊得魂飛魄散。大聲叫道。不好了。响馬來討嫁粧了。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持痛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便把始末根由。細細說了一遍。又道。恩人現在外邊。父親可出去延欸。不可怠慢。他的性如烈火。須要小心。趙員外聽了女兒之言。慌忙出堂拜謝道。若非恩人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五

相救。我女必遭賊人之手。今生焉得重逢。遂叫媽媽與女兒出來。一同拜謝。那員外有一箇兒子。名喚文。正在庄上料理。那農務之事。聽得妹子。有一位紅臉漢子送回。撇了衆人生活。三脚兩步。奔至家中。見了京娘。抱頭大哭。然後向匡亂拜謝。正是。

喜從天上至。

恩向日邊來。

趙員外分付庄丁。宰殺豬羊。大排筵席。欸待匡亂。那媽媽同了京娘。來至裏邊。悄悄叫道。我兒。我有一句言語問你。你不可害羞。京娘道。母親有何分付。媽媽道。我兒。自古道。男女授受不親。他是孤男。你是寡女。

手里同行。豈無畱情。雖公子是個烈性漢子。沒有別情。但你乃深閨弱質。況年已及笄。豈不曉得知恩報恩。我觀趙公子。一表非俗。後當大貴。你在路。曾把終身許他過。不妨對我明言。況你尙未許人。待我與你父親說知。把他招贅在家。與你結了百年姻事。你意若何。京娘道。母親。此事切不可提起。趙公子性如烈火。真正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視如嫡親姊妹。並無戲言。今日到此。望爹媽畱他在家。欸待十日半月。少盡兒心。招親之言。斷斷不可提起。媽媽將京娘之言。述與員外。員外不以爲然。微微笑道。媽媽。這是女兒

避嫌之詞。你想人非草木。放着這英雄豪傑。肯無畱戀之情。少刻席間。待我以言語動他。事必諧矣。不多一會。酒席完備。員外請匡胤坐於上席。老夫妻下席相陪。兒子京娘坐於傍席。酒至數巡。菜過五味。員外離席。親自執壺把盞。滿斟一盃。送與匡胤道。公子請上此盃。老漢有一言奉告。匡胤接過酒來。一飲而盡。說道。不知員外有何見教。願賜明言。員外陪着笑臉。道。小女徐生。皆出恩公子所賜。老漢與拙荆商議。無以爲報。幸小女尙未適人。意欲獻與公子。爲箕箒之婦。伏乞勿拒。員外話未說完。匡胤早已怒發。開言大

罵道好一个不知事的老匹夫。俺本爲義氣。故不憚千里之遙。相送你女回家。反將這無禮不法的話兒。污辱於我。我若貪戀你女之色。路上早已成親。何必至此說罷。將酒席踢翻。口中帶罵。跋步望外就走。趙員外。慌得戰戰兢兢。兒子媽媽。都不敢言語。京娘心下。甚是不安。急忙出席。扯住了匡亂衣襟道。恩兄息怒。且看小妹之面。請自坐下。小妹卽當陪罪。匡亂正當盛怒之下。還管什麼兄妹之情。一手洒脫京娘。提了行李。出了大門。也不去解馬。一直如飛的去了。有詩爲証。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七

義氣相隨千里行。

英雄豈肯徇私情。

席間片語來不合。

疾似龍飛步不停。

京娘見匡亂不顧而去。哭倒在地。員外媽媽。再三相勸。扶進了房中。京娘只是啼哭。飲食不沾。心中想道。虧了趙公子。救得性命回鄉。不止失身於異地。爹媽反多猜疑。將他激怒而去。我這薄命。旣不能托以終身。又不能別圖報答。空生何益。不如一死。倒得干淨。捱至更深。打聽爹娘都已睡了。卽便解下腰間白汗巾。懸梁自縊。正是。

可憐香閣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次日天明。員外夫婦起來。不見女兒出房。員外道。媽媽爲何女兒。這時還不出房。媽媽道。想是行路辛苦。此時還在熟睡裏。員外道。我實放心不下。你可進去看看。媽媽當真的推進京娘房內去看。年老之人。不辨東西南北。正望牀上去叫。不料頭兒一撞。可的撞在京娘身上。媽媽初時。還只道掛着什麼。及至仔細一看。見是女兒。只說得。

魂回天邊飛舞。

魄歸雲內逍遙。

當下媽媽叫喊起來。員外聽得。慌忙趕至房中。見了如此光景。與媽媽相對痛哭。免不得買棺成殮。做些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八

僧道功德。水陸道場。懺悔今生。博望來世。這些事情。按下不提。且說趙匡胤。因趙員外一言不合。使性出門。一口氣。竟走了十餘里路。看看天色晚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正在難爲之際。忽然就地裏一陣陰風。覺得淒淒慘慘。冷氣逼人。伸手不見指掌。憑般昏暗。此時心中惶惑。進退兩難。只見前面隱隱的有人騎馬。手執紅燈而走。閃閃爍爍。微有亮光。匡胤見了。滿心歡喜。欲要赶上同行。那燈光兒。可殺作怪。匡胤緊行。這燈光也是緊行。匡胤慢走。那燈光也便慢走。憑你行走得快。總然趕不上。心下甚是疑惑。即便開

言叫聲前面的朋友可慢行一步乞帶同行。只見前面燈光停住。應聲答道。妾非外人。乃是京娘。因父母不察。有負恩兄。以致恩兄發怒出門。將這一片義心。化爲烏有。妾心甚不安。只得痛哭至晚。自縊而死。但蒙恩兄千里送歸。得表貞白。妾無以爲報。故此執燈前來引道。遠送一程。以表寸心。所恨幽明路隔。不敢近前。只得遠遠相望。乞恩兄恕罪。匡亂聽言。不勝駭嘆道。據賢妹所言。輕生惜義。反是愚兄之故。但賢妹既已身亡。爲何還會乘馬。京娘道。好叫恩兄得知。此馬自蒙恩兄所賜。乘坐還家。今見恩兄已走。小妹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九

已亡。此馬悲嘶。亦不食而死。匡亂聽了。甚爲感嘆。因又說道。賢妹。你生死一心。足見貞節。又蒙陰靈照護。盛德難忘。愚兄後有寸進。便當建立香祠。旌表節烈。京娘稱謝不已。說話之間。將及天明。只見京娘還在前面。叫聲恩兄。天色將曉。小妹不能遠送了。後會難期。前途保重。說罷。隱隱痛哭而去。匡亂望不見了。燈光心下十分傷慘。因思苗光義。東帖之詞。說空送佳人千里路。如今果應其言。正行間。只見前面有座小山。山下有一所古廟。樹木蒼蒼。香烟杳絕。匡亂問及土人。土人答道。客官休問。快快走罷。匡亂見說話蹊

蹊必要追問其故。土人道。此廟原係本處的社廟。因爲近來出了一個妖怪。每夜出來害人。近村人家。盡都怕懼。各自遠移。因此叫客官快行。匡亂聽了。大笑不止。道。俺生平。遍走天下。總不信邪。既然此地有妖。俺又走得力乏。不免就在此廟安息一日。有何不可。說罷。走入廟中。坐在板上。打開包裹。吃了些乾糧。放翻身軀。呼呼熟睡。直至天晚。方纔醒來。睜眼往外一瞧。只見日色西沉。烏雀歸宿。復往廟外。四野觀望。並無宿店。只得重進廟來。又吃了些乾糧。將腰中鸞帶解下。搵成了神煞棍棒。執在手中。仍復坐下。心中又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十

記着京娘的事情。更加嘆息。將至二更。果見陰風颯颯。冷氣颼颼。匡亂一時驚疑起來。將身立起。定睛一看。那天光微曉。透進殿來。只見神座下面。隱隱的盤着一條大蛇。頭如巴斗。眼似燈光。口噴黑氣。甚覺腥羶。匡亂道。原來似這個孽障。在此害人。待我與這地方。除了害罷。舉起神煞棍棒。望了大蛇。喝聲着。奮力打將過去。有分叫。仙棍騰挪。數載妖蟄須就死。神威奮武。積年驍惡總成灰。正是。

事從閱歷奇方見。

人極兇殘命必傾。

畢竟妖蛇除否。且看下回自知。

或問趙匡胤一樣救人。於張家庄便肯成親。於趙家庄不肯成親。是何事之相類而行之相反。歟。予曰。皆合於理也。夫張家庄之救桂英也。救之於強盜之前。一言釋放。亦不知爲女子也。而救之是爲無心。無心而遇招親。於理可亦不必辭矣。若夫救京娘也。救之於响馬之後。開門問答。已見其爲女子也。而救之是爲有心。且席間之結兄妹大義昭然。林下之誅二兇。皇章凜凜。聲色俱厲。以攝其貌。恩威兼濟。以鎮其心。乘馬相扶。不啻示連枝之誼。隔房各卧。所以社報德。

飛龍全傳

第十九回

十一

之私千里之心。卽終身之心也。又卽終始以救京娘之心也。是則有心而忽來招親之語。宜其艱然長往。於理在所必拒者。有斷然矣。

招親一事。京娘驗之於前。亦籌之審矣。而趙員外偏不加察。毫不信心。揣其知恩報德。而以孤男寡女探其微。挾其慕義畱情。而以豪傑英雄度其志。種種疑神疑鬼。無異隔靴搔癢。天下之爲人父母而不諒人情者。當必以趙老夫婦爲最矣。一走一死。又何疑焉。

總不信邪。匡胤自知之明也。惟不信邪。故其一

生正直無私。而心事炳若日星也。亦惟無私故能總不信邪也。兩意原不分行去。總成一片。蓋其立心甚高。故爾行事克符如此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卽此意耳。

夜宿古廟遇妖蛇。此段事情無甚着緊。不過借此以映上文耳。蓋上文既有一段光明正大之文。而於此畧以邪物結之。便能光明愈見其光明。正大愈見其正大。此亦烘雲托月之一法也。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戲醫痲子

宋金清驕談播臺

詩曰

掃盡浮翳世路清。

行人相喚話衷情。

天星本是文明質。

地界偏來指點靈。

風景有殊多阻隔。

山林無路被佔侵。

神威到處烽烟息。

萬世猶令仰德欽。

話說趙匡胤因與趙員外一言不合。激怒出門。氣憤而行。錯過了宿頭。感得京娘陰靈兒。執燈相送。因此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一

又行了一夜。不期精神困憊。路逢古廟。將息了一日。至夜二更。果見廟有妖蛇。當時舉動了神煞棍棒。大喝一聲。望着蛇頭便打。那蛇看見匡胤打來。便昂起頭兒。一躡躲過。就望匡胤朴來。匡胤躲過。却朴个空。匡胤提起棍棒。正要打下。只見那蛇盤動身軀。驀將尾兒望匡胤鞭將過來。却鞭不着。那蛇也便心慌。仍復昂起。這斗大的頭兒。直蹀將來。匡胤把身一閃。乘勢將棍一攪。不端不整。正中在七寸之間。那蛇痛極。已是半死。匡胤因黑夜微明。看不清切。只把棍棒一陣亂打。只打得不見動彈。然後住手。復又坐在板上。

打盹片時。不覺村雞三唱。日色初昇。匡胤醒來。將妖蛇一看。委的長大。甚是怕人。遂向壁上畱詩四句云。

遍走閩西數座州。

妖蛇爲害幾春秋。
從此行人不用愁。

題罷將神煞棍棒。復將鸞帶束在腰間。背上行行李。離了廟祠。望前行去。這日正行之間。只見前面有所高大宅子。門首坐着一個老者。鬢髮蒼蒼。往來觀望。見了匡胤。離坐欠身。滿面堆笑道。君子權且請畱貴步。到舍下奉茶。匡胤見是老者相畱。不好遠他。只得同進大門。至廳上。放下包裹。叙禮坐下。安童獻上茶果。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四回

二

彼此飲畢。匡胤開言問道。老丈素未相識。今日見招。敢問有何見教。那老者口稱一聲君子。老漢姓王。今交六十八歲。薄有些租業庄子。這里凍青庄。人人稱我百萬。空有田園。吃虧了老年無子。爲此往寺裏燒香許愿。求子傳宗。五十六歲上。纔得生了一子。老漢以爲大幸。可望承祧。誰知命薄。又得了一個殘疾之兒。養至如今。長了一十三歲。却原來是個啞吧兒。並不會說話。老漢日夜心焦。無從法治。因於兩月之前。有箇算命的先生。在此經過。老漢請他推算啞兒。那先生姓苗。名光義。却也算得古怪。他說啞吧兒。啞吧

兒今日不開口。他年宰相做公侯。叫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在此等候。一位紅面君子。他善治啞吧。可使能言。所以老漢誠心。在此奉候。不想果應其言。遇着君子。若能治得小兒能言。老漢情愿平分家業。決不食言。匡胤聽言。心下暗想道。這苗光義。雖然言言有准。句句皆靈。只這一庄事情。便是荒唐無據了。世間諸病有醫。那見啞吧兒。也可治得。况我又不知治法。如何怎的。把這担兒卸在我身上。我如今若說不會。却又辜負了這老者。一片誠心。不如將機就計。且含糊應他。哄過了此時。離了這裏。管他會說不會說。主

意定了。開言答道。這啞吧兒。在下雖然會治。只看各人的造化何如。能言不能言。乃係定數。不可勉強。可請令郎出來一看。便知端的。傍邊點着一个安童。卽忙應道。我家小相公。正在書房內攻書裏。匡胤道。既已啞吧。怎麼會得攻書。安童道。別人是念書。我家這小相公。乃是悟書。雖則整日不離書本。只好空作想。應个名兒。叫他怎樣好讀。那員外問道。夠才。誰要你多講。快去領小相公出來。好求這位君子醫治。安童應聲去了。去不多時。把啞吧兒領至廳前。朝上施禮。站立傍邊。匡胤舉眼看他。但見

頭帶束髮包巾。齊眉垂髮。身著大紅道服。滿綉寒梅。襯衣鮮艷。是松花護領盤旋。乃白色齒白唇紅。面如滿月。非凡相。眉清目秀。鼻如懸胆。有規模。

匡亂看了。心下想道。這樣一个好孩子。生得大有福相。可惜是箇啞吧兒。他既然出來。待我胡念幾句。打發他進去。我便辭了。管他則甚。遂問道。令郎可有名麼。員外道。他學名叫做王曾。匡亂道。我這個治法。只看各人的虔心。虔心若至。登時會言。若虔心不至。要等三年。員外道。老漢的虔心。無所不至。只把他治得飛龍全傳。

講出話來。就是老漢的萬幸了。匡亂卽便用手。把啞吧兒一指。口中念道。

王曾又王曾。

聰明伶俐人。

今日遇了我。

說話賽銅鈴。

匡亂只當戲詞。權爲抵塞之意。那知金口玉言。好不應驗。話纔說完。只見王曾。將身跪倒。口吐言辭。甚覺清曉。說道。多謝指教。小子得開濛混矣。說罷。立起身來。又望着匡亂嘻嘻的笑了一聲。竟往裏邊去了。看官不知王曾。原是文星降世。數定如此。後來太祖得了天下。王曾得中三元。至太宗御極之時。做了當朝。

宰相輔佐朝廷調和鼎鼐。此是後話不提。只說匡胤當時說了幾句言語。果見王曾開口起來。連自己也都。不信。着實駭異。那員外在傍。見兒子說得出話。心中大喜。驚異如狂。上前拜謝道。感蒙君子神術。高妙治好了小兒。老漢有言在先。願把家私平分。就請君子收納。匡胤道。老丈不必費心。令郎開口能言。一則是他天資固有。二則老丈世代積德之處。與在下何能。敢行冒賜說罷。就要告別。員外怎肯放行。一把手執住。復請坐下。遂又問道。適纔尙未拜問。不知君子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匡胤答道。在下汴梁人氏。父親飛龍全傳

趙洪殷官居都指揮之職。在下名喚匡胤字玄朗。員外道。原來是位貴公子。老漢多有失敬。幸勿見罪。但公子。既然憑般廉介。不受老漢微資。萬望屈駕在舍。盤桓數月。少盡老漢一點之心。然後行程。望勿再却。匡胤不好拂情。只得住下。每日款待。豐盛異常。趨附之情。自不必說。時當秋末冬初。員外見匡胤寒衣未備。卽忙分付家人。叫了裁縫。做了幾套上好整潔的綿衣。送與匡胤。御寒加減。其時就有村庄上的好事之人。你我相傳。聲聞遠近。都說王員外家來了一位會治啞吧的神仙。委實靈異。憑你說話不出的。一經

他神治。便會閒談。登時哄動了許多。愚夫愚婦。不論若遠若近。是女是男。如鴉羣蜂湧的一般。來到凍青庄上。就把王員外家的大門。團團圍住。一齊喧嚷起來。聲聲要請神仙出來。醫治啞吧。當有庄丁進內。通報。匡亂只得出來道。列位休得囉唆。你們來的。已不湊巧。我這治法。本有定則。一年只治得一箇。若是有緣。明年再來相會。衆人聽說。一齊亂嚷道。你只認有錢的。就肯醫治。我們窮人到此。就這等嫌貧憎苦。不肯好好兒醫治。同是一樣的人兒。却兩般看待。理說不去。情上難容。這個說着。那箇就拾泥土亂丟。那個

喧鬧。這個就把磚塊亂打。一時間。鬧得匡亂無主。只得往內就跑。緊緊的把大門閉上。也顧不得告辭。員外。背了行李包裹。叫庄丁領路。悄悄出了後門。往前竟走。又來到一箇村庄。地名桃花庄。有座酒舖。開在那裏。走將進去。叫店家取酒來飲。方纔坐下。只見一箇行客。慌慌忙忙。奔進店來。把桌子一拍。亂叫道。打酒來。打酒來。不論熱的冷的。只吃一壺。助助興頭。好去看打插臺。那店家慌忙取將酒來。擺在桌上。那人篩來便吃。匡亂聽說打插臺三字。卽忙問道。請問朋友。這箇插臺。是何人所立。不知在於何處。那人一面

哈酒。一面答道。這座播臺。就立在這裏。桃花庄西首。乃是桃花山上的。三個大王所立。匡亂道。那大王叫甚名字。他的武藝如何。那人道。這山上的三個大王。乃是一母所生的。大大王名喚宋金清。二大王宋金洪。三大王宋金輝。還有一個妹子。叫做宋金花。一般的本事。高強。武藝出眾。聚齊了許多好漢。住這山上。做那英雄事業。霸踞一方。無人敢犯。因此在山下。擺設播臺。每逢三六九之期。輪流下山。上臺比武。那臺上擺着許多金銀做采。若是有人上臺。打他一拳。贏他一錠金元寶。踢他一脚。贏他一箇銀元寶。若是輸

了。給他十倍。每每裏。只有輸與他的。再不見有人贏得。今日輪該大大王上臺。所以要去觀看。說罷。會了錢。出店而去。匡亂聽了。一時心癢。也只吃了一壺。還了錢。出門往西而來。走不多路。只見那邊果有一座播臺。四圍觀看的人。如山似海。甚是開熱。只見那臺上。立着一條好漢。扎束得十分齊整。正在上面耀武揚威。對着下邊說道。你們衆人中。可有本事麼。便請上來會俺。贏得俺時。金銀相送。怕給十倍的。休得上臺出醜。說不了。早見匡亂。分開衆人。一個飛脚。跳上臺來。大喝一聲。小輩休得誇口。俺來也。只這一聲。把

宋金清。諛了一跳。皺着眼。把匡胤一看。暗道。好個紅臉漢子。便道。你這紅臉大漢。敢是要與俺比手麼。匡胤叫道。宋金清。聞得你大有本領。故此俺特備十倍金銀。前來會你。說罷。放下包裹。脫去了袍服。擺了兩個架兒。那宋金清大怒道。紅臉賊。怎敢道俺名字。照着腿就是一脚。匡胤將身一閃。却踢個空。就勢打個反背。宋金清用個泰山壓卵勢。望着匡胤打來。匡胤把身子一迎。故意失脚一滑。朴通的倒臺埃。宋金清心中大喜。便使個餓虎撲食勢。來爪匡胤。匡胤見他來的兇猛。就使箇喜鵲登枝。將雙足對着宋金清。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回

的胸膛。用力一蹬。早把宋金清踢倒。卽忙跳起身來。上前擒住。雙手拿住了。宋金清的兩腿。提將起來。只一按。把宋金清的糞門劈開。到小肚上。活活的分爲兩半。望臺下丟了下來。那臺下有十二箇徒弟。百十個嘍囉。大喊道。休叫走了紅臉賊。快些拿住。與大大王報讎。說罷。一齊舉動鎗刀。圍住了插臺。喊聲如雷。亂箭齊發。匡胤見勢頭不好。又沒避身之處。心中着慌。舍下了行李袍帶。跳下臺來。赤手輪拳。打開一條活路。往南疾走如飛。正是。

撒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匡胤正走之間。後面喊聲大舉。追趕上來。看看將近。怎奈寡不敵衆。難與爭鋒。只是望前飛奔。正在危急之際。忽然佈起一陣黑霧。迷天暗地。掩石遮林。那嘍囉失了路徑。又不見了匡胤。只得回轉桃花山報信去了。匡胤見大霧退了賊兵。心下稍定。慌忙奔赴前途。當時來至一山。正在行程。驀地裏刮起一陣大風。十分利害。風過處。忽聽呼的一聲。跳出一隻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擺尾搖頭。望着匡胤。便撲匡胤。側身躲過。那虎撲了个空。轉身復又跳將過來。一爪匡胤。跳過一邊。說聲不好。前有猛虎阻路。後有賊寇來追。我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四回

九

命今翻休矣。正說着。那虎又把身兒弔展過來。匡胤一時慌了。不將拳去抵敵。只把眼兒往後一望。只見路傍有株大樹。邁步上前。扳住了樹身。扒將上去。坐在枝上。權爲躲避。那虎却又作怪。見匡胤走了上去。跳將過來。也便坐在樹下。把嘴向着那樹根兒。只管去啃。堪堪的啃去了一半。那上面的樹枝兒。就不住的搖擺起來。此時匡胤心中。好不着急。說聲不好。這孽畜把樹啃去半邊。弔將下去。不是跌死。就是落在

他口裏。心中一急。冲破泥丸。現出一條真龍。在空中

升騰旋轉。正是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纔退賊兵。

又逢虎厄。

不說匡胤有難。且說這座高山。名爲困龍山。山上一座古寺。名爲蟄龍寺。那當家長老。法名曇雲。本是殘唐時的大將。馬三鐵。曾做潼關總兵。後來棄職修行。住居此寺。寺中有五百名。上堂僧衆。个个拳棒精通。都聽長老法紀。這日有兩箇僧人。要往澗中取水。走出山門。忽見樹林邊。坐着一隻猛虎。擋住去路。連忙跑進寺中。至禪堂報知長老。那曇雲長老罵道。這孽畜。怎不在深山養靜。擅敢擾害生靈。分付徒弟們。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回

十

跟我前去走走。說罷。立起身來。取了一隻鐵胎弓。三枝連珠箭。領着大眾。出了山門。立在堦沿石上。觀看那樹林邊。果見一隻大蟲。在那裏啃樹。又見半空中。現着一條赤鬚火龍。長老看了。微微冷笑道。我這寺門。乃清靜之地。豈容這兩箇孽畜。在此作耗。左手攬弓。右手搭箭。正要射去。傍有一箇徒弟。叫道。師父。且慢。那樹枝上。還坐着一人。這龍就是他頭上現出來的。想必是箇妖怪。長老聽了。定睛一看。果見一人在樹枝上坐着。心中想道。必竟這人。遇着這虎。怕傷性命。因此扒在樹上。暫且躲避。等候人來救他。如今猛

虎啃樹。他心下豈不着慌。一時害怕。故此逆開頂門。現出此物。此人有此奇徵。日後福分不小。待我出家人救他一命。正是。

收起降龍意。

又生伏虎心。

長老執定了弓箭。對着猛虎。正待放去。衆僧齊聲道。師父不可。長老道。我要射虎救人。爾等緣何又說不可。衆僧道。師父。我們佛家弟子。慈悲爲本。方便爲心。方纔既不射龍。如今却要傷虎。放了一箇。害了一個。豈無偏見之心。長老道。依你們便怎樣。衆僧道。若依弟子們主意。且把大虫喚去。救了樹上的人。兩下都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四回

七

不傷命。這便是慈悲之心了。長老道。說得有理。放下了弓箭。就叫衆僧上前。哄去大虫。那衆僧齊聲吶喊。共力驅除。指望大虫跑了去。誰知他任你呼唱。只是不採。長老道。爾等退後。待我分付於他。遂大聲喝道。你這孽障。此地乃清淨法門。誰許你在此作耗。若不快走。叫你目下就要傾身。長老方纔說完。那虎立起身來。望着長老。看了一看。抖抖毛。竟是望深林裏去了。衆僧誇獎道。終是師父法力無邊。只幾句法語。就叫這畜生去了。那長老見虎已去。望上叫道。樹上君子。那大虫已去遠了。你可放心下來。此時匡亂。被虎

譟慌真元出現正在閉目凝思待其天命。故此衆人喧鬧。不曾相聞。及至長老到樹邊。叫喚數聲。一如提撕驚醒。便爾元神歸竅。清晰如初。開眼一看。果然猛虎已去。看見許多僧人立在下邊。方纔放心。瀝下樹來。到着寺門。細看那爲首的老和尚。生得清奇古怪。老耄雄偉。以下僧人盡多壯麗。但見那老和尚。

雙眉似雪。兩鬢如霜。面猶蟹殼。淨淨不亞揭波那。目若朗星。潤澤無殊阿儺漢。毘盧帽整齊。抹額。貌端端。顯得佛相莊嚴。紅架娑周正。披身氣昂昂。露出英風凜烈。兩下門徒齊擁護。一如捧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回

三

月衆星辰。

匡亂見長老這等丰神。不住的暗暗喝采。那長老也把匡亂細觀。見他面貌神威。隱隱君王之相。身材厚重。堂堂帝主之容。心下也是暗喜。滿面堆笑。開言問道。不知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今日到此。有何貴幹。匡亂答道。承長老不問。在下家住汴京。乃殿前都指揮趙安殿之子。名叫匡亂。表字玄朗。因到關西投親。路過桃花山。見有強人賣弄。因一時不平。搗臺力劈。宋金清。不期他手下人多。一時難以抵敵。得便逃行。來到寶山。又遇了猛虎。所以權在樹上躲避片時。

正在危急。幸得長老相救。此乃死裏逃生。皆出長老
大德。那長老聽說。滿心歡喜。說道。原來就是趙公子。
失敬了。請到裏面講話。把手一拱。接進了匡胤。將山
門閉上。彼此來至禪堂。叙禮。送茶已畢。匡胤問道。請
問長老法名。俗家何處。乞道其詳。長老道。老僧法名
曇雲。又名佛瑞。俗姓馬。名三鐵。殘唐時。曾爲潼關總
兵。與令尊有一面之交。後來因見國事日非。天心已
去。棄職歸家。來至此處。出家修心。養性。遠避俗緣。方
纔打死的宋金清。乃是桃花山的大王。本寺的施主。
公子一時豪舉。力劈此人。惹下滔天大禍。他還有二

个兄弟。有萬夫之勇。一个妹子。有妖法之能。手下有
許多徒弟。五千嘍兵。方纔沒有赶上。一定回山報信。
他兄妹三人。聞知大王被害。必來報讎。只是衆寡不
敵。如何是好。匡胤聽了大驚。心中想道。我指望避禍。
如今倒自投羅網了。原來他與賊人一黨。故此哄我
進來。就把山門緊閉。心懷不測。必有鬼謀。我欲待打
出山門。預尋生路。看這和尚年紀雖老。豪氣尙存。况
有衆僧幫助。怎得出門。若徒坐觀動靜。時刻隄防。亦
非自全之策。左思右想。一籌莫展。忽又想道。我如今
誤入他門。料難出去。不如用一苦肉計。看他意向。若

何便道長老。那大王既是寶刹的施主。在下至此。諒無得生。可將我綁去。送上山寨。一則遂了他報讎之心。二則也見得長老的無量功德。望卽施行。莫須緩緩。那長老聽了。笑容可掬。說道。公子。你不必多心。休疑老僧。有甚歹意。那宋家弟兄。雖是我寺中施主。却非心願。因老僧賤名難犯。故假佈施之名。暗裏結交。老僧久欲驅除。因是無覺可乘。且獨力難以大舉。故得養成銳氣。以至於今。况貧僧與令尊。有一面之交。焉肯把公子獻與賊人。我想他此來。必定先到寺中搜檢。不如將計就計。我與公子。併力同心。結果了這

夥毛賊。與地方除其大害。這纔是無遮無量絕大的功德。匡胤道。長老果有此心。還是戲語。長老道。老僧並不虛言。公子勿疑。匡胤道。長老有此盛德。不知計將安出。乞道其詳。以釋愚懷。那長老用手一指。說出這個計來。有分。叫僧俗同心。蟄龍寺中。頭刻尸橫血濺。兄妹報怨。桃花山上。登時瓦解冰消。正是。

共嘆榮枯誠異日。

堪悲今古盡同灰。

畢竟長老說出甚麼計策。且看下回自見分明。

孟家庄降妖。報德酬恩。何等鬧熱。土穀祠除怪。形單影隻。何等淒涼。彼此相形。亦復時異。地殊。

之慨

治啞吧。已是戲事。能治啞吧。亦爲戲言。不知醫理之人。欲治廢殘之疾。更爲戲人。天下之人。戲誠何益哉。然而天下之事。戲亦何負於人哉。員外誠心望治。禮欵行醫。心果不戲。而迹類乎戲。蓋愚於戲者也。匡胤糝糊。應承混淆一時。好雖若戲。而內實非戲。蓋權於戲者也。然而員外嘈嘈。祿祿。誤費心思。欲不言者。而一至於能言。是誠不善於戲也。匡胤則自審無能。又恐辜負。使不言者。而自至於能言。是誠不肯爲戲也。觀其

對員外云。能言不能言。乃係定數。又云。各人的造化。何如。各人的虔心。何如。則悟書之啞吧。其本來面目。已具能言之質。其未言者。特時數之未至耳。匡胤何嘗行治。而亦何嘗做戲人。說戲言。而一爲戲事哉。

宋金清以插臺。踴天下之傑士。以金銀壓天下之愚人。眇則冀其不屑至。壓則料其不敢至。彼可虎踞一方。稱雄一世。計誠巧矣。策誠勝矣。然其傲肆欺鄙。禍端已伏於隱微。攔截克殘。譴責焉逃於人世。行險徼倖。身受其殃。雖假手於人。

亦勢所必至。理斯當然耳。

長老執弓射虎。是慈悲人而行不慈悲之事。現身說法。盡是殺機。徒弟驅虎救人。是方便事。而符存方便之心。觸境禪機。莫非至理。一箇在人上存心。一邊在物上留意。孰是孰非。大眾請下一轉語。何如。

大概謂匡亂之疑似乎多心。愚竊謂非也。蓋關閉山門。在乎等十方之和尙。則不必疑。而在受桃花山佈施之長老。則當疑。豈稱強人本領。在無相干涉之人言之。則不必疑。而在感桃花山

護法之長老言之。則當疑。有此兩端。便爾疑團滿腹。肉跳心驚。則匡亂之疑。亦勢所必至。理所當然也。

第二十一回

馬長老雙定奇謀 趙大郎連誅賊寇

詞曰

羈人懷旅。迴首鄉關遠。鶯聲催淚痕。方躑躅烽
烟滿眼。平生志奮。欲盡掃妖氛。任角逐。逞追奔。
指顧旌旗斷。○神謨妙算。矰繳施羊犬。連弩絕
歸程。漫贏得泉噴風捲。元兇已馘。編鄙見塵清。
鴻路靖。豹山寧。顯得男兒願。

右調 驀山溪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話說曇雲長老。見匡胤疑他有相害之心。便說道。公
子何用疑心。老僧委的真心。故此屈留公子在此商
議。必須設一奇謀。將他勦絕。方無後患。匡胤道。既長
老有此盛德。請問計將安出。長老道。老僧有一神弓。
名曰鞞靶。鉄胎弓。又有三枝連珠神箭。今交與公子。
伏在大殿供桌之下。我把賊人哄了進來。見機行事。
公子只聽我口念工字爲號。就便開弓放箭。天幸得
能成功。結果了一個。就少一個幫助了。說罷。把弓箭
遞與了匡胤。把那射法架勢。叫了數遍。匡胤天資敏
捷。一教就會。跟了長老。來到大殿。鑽在供桌之下。放

下了桌幃。安排停當。又分付衆僧。把山門大開。若有桃花山賊人到來。只管放他進來。不必攔阻。衆僧答應一聲。開了寺門。等候不提。再說那追趕的嘍囉。被黑霧迷路。回轉桃花山。報知了兄妹三人。那兄妹三人。聞了此信。一齊放聲大哭。切齒咬牙。務要追拿回來。報讎洩恨。當時畱下宋金花。看守山寨。兄弟二人。點起五百嘍囉。一齊下山。望前追趕。到了螻龍寺。將山門圍住。高叫道。寺內和尚聽者。方纔有一紅臉漢子。逃走到此。諒着在你寺中藏躲。你們快快獻將出來。每年加增你十萬錢佈施。山門上的衆僧連忙報

與長老長老走將出來。一見了兄弟二人。滿面堆下笑來。問道。二位大王帶領人馬到來。不知何故。宋金洪道。長老有所未知。今日早上。有一紅臉賊人。與俺大哥在插臺上放對。不料俺大哥一時失手。被他劈死。言之痛心。嘍囉們正要拿住。又被他走了。故此俺便前來追趕。不知可曾到此。若在你寺中。快把將來。與我定然重重相謝。長老道。原來如此。只是我寺中。並未曾看見。大王再往別處追尋。不必耽誤。說罷。轉身進去。把山門閉上。宋金洪見了。心下疑惑道。兄弟方纔我們到時。山門大開。如今聽着我們要尋。他就

把山門閉上。其中必有原故。你可在外看守。張望我進去搜尋一翻。或者鄰人在裏。也未可知。宋金輝道。哥哥言之有理。金洪下馬。帶領三十名嘍囉。至山門前一齊叫門。那衆僧做成圈套。就把山門開了。金洪當先嘍囉在後。一齊進了寺門。來到大殿。長老迎將出來道。二大王。想不信貧僧之言。要來搜麼。金洪笑道。俺實不信長老之言。只得要得罪一遭。就叫嘍囉與我進去搜尋。嘍囉答應一聲。跋步下殿。從兩廊搜起。復上大殿。往羅漢堂及天花板內。至厨竈僧房地。板天井。各處搜尋。並無踪跡。出來回了宋金洪的話。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三

金洪喝道。你們這班奴才。未曾搜到。就來塘塞。這供桌底下。爲何剩着不搜。長老聽了。暗暗笑道。誰說不在供桌底下。總然搜將出來。我馬三鐵在此。怎肯叫你拿去。當下嘍囉。走至供桌跟前。正欲將桌幃揭起。只聽得簷前風聲驟發。就地滾滾塵埃。早來了兩位護駕神祇。只見那左邊的裝束得十分兇惡。異樣驚人。怎見得

頭上紙錠映風飄。

散髮垂肩眼壁稍。

臉帶兇愁如粉潔。

口塗噴血似灣超。

白布袍兒腰繫草。

輕蘇裙子足穿鞦。

手中端執長楊枋。護駕喪門神聖標。

再看那右邊的。更覺威風。但見。

頭帶銀盔光閃閃。身披鎖子鎗鎗甲。

右手提着方天戟。左手托座黃金塔。

鎮靜威儀神道伏。莊嚴色相佛門欽。

陳塘關上有聲名。盤龍寺中來保駕。

兩位神聖。站在案桌左右。護住匡胤。那些嘍囉。正待掀起桌幃。早被托塔天王。把黃金塔一幌。把嘍囉的眼珠兒。都幌黑了一些。也不見影響。只得走了下來。回覆宋金洪道。只怕你們搜的不細。今日有心得罪。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四

寺裏你們可再往各處細細的搜看。便見有無嘍囉奉命。從新又從兩廊搜起。直至卧房住手。這一回搜尋。比前大不相同。但見烟塵燎亂。櫃櫃兵兵。千古古佛盡翻身。幾處經箱多傾倒。嘍囉尋了多時。出來回覆道。前後細搜。並無踪跡。金洪聽言。心中悶想。這紅臉賊。果然不到寺中不成。正待起身。長老道。二大王如今可信貧僧之言。並非虛謊。宋金洪道。這賊雖然不到寺中。不知逃往那裏去了。長老道。何不佛前求上一籤。問問去向。也省了胡亂兒。追趕枉費大王的工夫。金洪道。長老言之有理。遂即走至佛前。取了籤。

尚雙膝跪下。口內通誠道。弟子宋金洪。住居桃花山。因於今日。有一紅臉大漢。不知姓名。在擂臺上。將弟子長兄劈死。逃去無踪。哀求我佛慈悲。憫賜一籤。指明去路。金洪正在禱告。那長老在傍。把磬兒敲動。口裏念聲。工工金洪聽見。立起身來。問道。長老。我在這里求籤。你爲甚念起工來。長老道。二大王有所不知。這是求籤的靈咒。若不宣念幾聲。總你虔誠。不能感應。金洪道。如此煩你多念幾聲。說罷。便又跪下。執了籤筒。亂搖。長老口中又念。工工不上兩聲。匡亂在案桌下聽見。把神弓搭上了箭。輕輕把桌幃掀開。對着

金洪。說聲強賊看箭。噉的一聲。正中咽喉。金洪手撒籤筒。身軀仰倒。一命嗚呼。歸陰去了。衆嘍囉看見。一齊發喊道。不好了。有刺客在此。把二大王射死了。往外亂跑。長老丟了磬兒。身邊拔出戒刀。當門攔住。匡亂跳將出來。把宋金洪的寶劍取了。執在手中。僧俗二人。一齊動手。砍倒了二十多人。餘者逃往外邊。那宋金輝正在山門等候。忽見嘍囉跑出來。叫道。三大王不好了。這寺裏的和尙。與這紅臉大漢。通同設計。暗箭把二大王射死了。又傷了大半人。小的逃得快。全了性命。三大王作速整備。宋金輝聽了。魂飛魄散。

頓足捶胸。叫道：「馬三鐵你爲山寨上門徒，得了若干佈施，怎敢通同野賊，傷害我哥哥？若不報讎，誓不立於人世。」把刀馬交與嘍囉，拔出寶劍，帶領了五十名健漢，跑進寺門，一齊叫喊道：「馬三鐵，你快把紅臉賊獻出，萬事全休。若有半箇不字，叫你合寺僧人，不留一箇。」長老聽知，謂匡亂道：「公子，此賊力大無窮，當用智取。」公子可躲在廳後，待貧僧引他進來，與他一個暗送無常，免了你我費力。匡亂依計，將身閃在廳後。長老手執戒刀，大步迎將出來。剛到金剛殿，正遇宋金輝。長老喝道：「宋金輝，你等兄弟不守本分，無故擾飛龍全傳。」

亂我清淨之場。兩次三翻進來搜檢，是何道理。只是你自取滅亡，休要怨着老僧。金輝見了，怒氣填胸，口中大罵道：「馬三鐵，你這老賊，你從前以往，不知得罪了我山寨多少錢糧，捨在寺中，不思報答施主之恩，反與野賊同謀，害我兄弟，怎肯于休說罷。」仗劍趕至面前，劈面一劍。長老將戒刀火速相迎，兩個殺在當場。戰在一處，約有十合。長老詐敗，虛晃一刀，跑進了大殿。宋金輝隨後追來。匡亂在廳後，看得明白，讓過了長老，把手中寶劍舉起，對准了宋金輝的腦後，喝聲：「強賊看劍。」這一劍砍來，金輝那裏躲閃得及，叫聲

不好。吾死也只聽得一聲响處早已

連肩砍斷了叉骨。帶臂劈開粗細筋。

宋金輝旣死在地。那些嘍囉齊聲叫道。不好了。三大王也被害了。我們快些逃命罷。吶喊一聲往外亂跑。長老與匡亂從佛殿上趕出來。刀劍並舉。一連砍倒了二十多個。長老分付衆僧。一齊跟走出去。那山門外的嘍囉正在那裏等候裏邊消息。只見衆健漢往外亂跑。後面許多和尚追趕出來。見了如此光景。知是敗了。指望要逃。長老把戒刀往後一擺。許多上堂僧發聲喊殺將過來。好不利害。只見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七

征雲籠地。殺氣迷天。征雲籠地揚塵佈土。幔山河。殺氣迷天。慘喊愁聲徹霄漢。追奔和尚一排頭。齊眉棍棒舉動處。猶如霧捲游龍。敗北嘍囉盡拋却。光閃鎗刀。跑走時。好似彈傷飛鳥。自悔當年入了夥。豈是爭名不圖。今口喪其軀。祇因奪利。

當下長老見嘍囉死的死。跑的跑。已是了賬。便分付衆僧不必追趕。衆僧依言各自回身。只見宋金輝騎的一匹赤兔馬。在那裏亂叫。匡亂聽了馬嘶。仔細一看。見那馬周身如火炭一般。身條高大。格體調良。走

至跟前將纜繩拉住。那馬見了匡胤擺尾搖頭嘶鳴不已。匡胤滿心歡喜。收了良駒。又見那首戮着一柄寶刀。將馬交與僧人捧着。自己走將過去。提起夾一看。果然好一口寶刀。有詩爲証。

火煉功深久。

鎗追怎敢當。

鋒利誰得比。

九耳八環刀。

匡胤看了。心中大喜。取將來與長老觀看。長老道。此乃九耳八環刀。乃是純鋼煉就。鋒利非凡。真乃一口寶刀。可惜落於賊人之手。今歸公子。可謂物得其主矣。言罷。卽命僧人捧了良馬。執了寶刀。與匡胤一齊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進了寺門。來到大殿。見了宋金洪。弟兄二人尸首橫卧在地。長老嘆息道。孽障。你二人不爲爭名。不爲奪利。無故枉送性命。方纔的英雄。而今安在哉。正言間。見宋金洪的盔甲甚好。便對匡胤道。公子這宋金洪的盔甲亦是齊整精奇。公子何不卸他下來。匡胤走上前來。遂把勒甲絛解開。將這副鎖子黃金甲卸了下來。披在身上。到也可體。又把鳳翅盔卸下。戴在頭上。正好合式。打扮齊整。長老大喜道。公子你如今得了刀馬。有了甲冑。此乃天之所賜。假手於賊人。若遇賊兵。何足懼哉。遂分付衆僧。將這大殿丹墀的尸首

及寺門外的尸骸一齊扛去山後空地上盡都燒化了。又將各處佛前供桌上的桌幃解來做了旗號。端整與桃花山賊兵廝殺。且不言蟄龍寺中有了整備。再說桃花山上宋金花見兩個哥哥領了嘍兵去追拿紅臉大漢去了許久不見回來。正在憂疑。只見一羣嘍囉跑上山來。見了金花一齊哭拜在地。金花慌忙問道。你們爲何這般模樣。二位大王如今在那裏。嘍囉稟道。小姐不好了。那馬三鉄與紅臉大漢同謀設計。把二位大王一齊殺害在寺中。又把兵馬殺了大半。吾等得逃性命。回來報知。望小姐做主。那金花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七

聽了此信。只諛得死去復生。放聲大哭。痛罵賊僧。你忘了大恩。反助賊人殺我兄長。誓不與賊並生。遂取披掛結束。停當。提刀上馬。帶領了合寨兒郎。一齊下山。奔蟄龍寺來。一路上嘍囉吶喊。兵馬奔馳。早到寺前。却有僧人報知長老。長老同衆僧各執兵器。扯了桌幃的旗號。簇擁着匡亂。走出山門。到平陽之地。正見賊兵扎住陣脚。那宋金花一馬當先。嬌聲喝道。馬三鉄。吾山寨上有甚虧負你處。你便與紅臉賊通謀害我兄長。今日我親自到此。快將紅臉賊送出。與我兄長報讎。你死畧可俄延。若道半个不字。叫你狗命。

立刻歸陰。合寺僧人不畱隻影。匡亂聽了大怒。提刀出馬。大罵烏婆娘。汝來送死。尙自不知。還敢鼓舌搖唇。做此伎倆。宋金花擡頭一看。見匡亂盛甲刀馬。都是兄長之物。不覺睹物傷情。兩眼溜淚。喝道。紅臉賊。你害我兄長。又竊取了盛甲刀馬。尙在此狐假虎威。豈不可羞。快通名來。好取你首級。匡亂聞言。舉眼重觀。只見他。

爛銀盔上雙鳳翅。

白甲素袍彩戰裙。

胸前寶鏡光閃電。

勒甲絲絛九股均。

袋內灣弓犀角面。

壺中箭插玉刀鈴。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打將剛鞭鞍上掛。

殺人寶劍鞘中存。

愛騎走陣玉雪馬。

三尖兩刃手中擎。

杏臉桃腮生殺氣。

柳眉鳳眼帶兇形。

匡亂高聲喝道。你要問我大名。我乃東京趙指揮老爺的公子。趙匡亂便是。你是何名。也快通來。金花聽了。心中到有幾分怯他。暗是。想道。我聞他綽號。叫趙闖子。慣要招災惹禍。因殺了御樂。逃走在此。打遍關西。並無敵手。怪不得兄長三人都喪於此人。之手。遂開言道。趙匡亂。我乃桃花山大王的親妹。紫霞洞老母的門人。宋金花便是。聞你在東京惹下大罪。逃到。

這裏應該隱姓埋名。改惡從善。才是正理。不道狼子野心。仍然行兇害命。不要走。吃我一刀。拍馬舉刀。望匡亂頂門上剝來。匡亂將刀。望上架過。兩個往來冲殺。大戰在龍潭虎穴之中。真好利害。

一雙男女相爭戰。兩邊僧俗助威風。一個三尖刀。攔頭便砍。一個九耳刀。赴面相迎。刀去猶如一片雪。刀來好似一團冰。八隻馬蹄就地滾。四條膊臂定輸贏。金花恨如切齒報兒讎。匡亂勇猛無窮。怎懼怕。

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金花料不能勝。心中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二

暗想此人武藝高強。毫無破綻。須用法術。方可勝他。想定主意。遂即將刀一擡。敗下陣去。匡亂不知是計。喞聲烏婆娘。往那裏走。拍馬隨後追來。金花回頭看。見心中暗喜。放下三尖刀。伸手往豹皮囊中。取出一寶名爲烈火珠。口念真言。祭在空中。望匡亂頂門上打來。曇雲長老見了。大驚。高叫道。公子。少要去。追那術來了。匡亂抬頭一看。只見半空中一道紅光。落將下來。匡亂叫聲不好。勒馬要跑。不想宋金花用手一指。這顆珠隨着匡亂頂上飛來。匡亂只覺得熱氣蒸人。眼花頭暈。說聲我命休矣。雙眉一緊。二目一合。急

得頂門逆開。現出一條赤龍。往上升騰。有萬道毫光擁護。那珠方落下來。正遇火龍。將爪爪住。長老看得分明。心中大喜。叫道。公子休得害怕。這邪術已破了。那金花聽見。擡頭一看。只見毫光萬道。擁着一條赤龍。在空中旋繞。那烈火珠影迹全無。心中焦悶。呆呆的。只看天上。長老瞧見。動了殺戒。心中一想。待我斷送了這個賤婢的性命。遂取出弓來。搭上了箭。大喝一聲。道。宋金花。看我的連珠神箭。一聲响。射的過去。金花微笑道。老賊秃。你有連珠箭。難道我怕你不成。乘着箭來。身子一些不動。把左眼一睜。左邊的箭墮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三

地。右眼一睜。右邊的箭垂埃。長老見了。心中驚駭。道。不道這女子到會。睜箭法。我如今連發三枝。看他如何躲避。遂又取出三枝箭來。先發二枝。金花仍把二目睜落。長老忙把第三枝發去。宋金花不及隄防。叫聲不好。歪倒身軀。那箭枝刷的一聲。打從肋下。蹭將過去。這時匡胤。原神歸竅。勒馬停刀。正在思想。欲誅金花之策。却見他在那裏遮擋。連珠神箭。心中暗喜。此婦合該休矣。把馬一蹶。輕輕的。盤到宋金花背後。舉起了九耳八環刀。唱聲。賤婢看刀。金花只顧前面躲箭。那知背後刀來。一時措手不及。被匡胤一刀。砍

於馬下衆嘍囉發聲喊正待逃走却被衆僧趕上前來齊齊圍住長老道徒第門不必壞他性命待我發放於他遂提了禪杖走至跟前說道爾等俱係各處饑民無奈被賊所誘做了無良常言道樹倒猢猻散今宋家弟兄俱已喪命料爾等一身無主四海無家依我良言可各回鄉土改邪歸正本分營生與父母妻子團圓豈不美哉嘍囉聽了各各下馬棄了刀鎗道承蒙禪師勸化我等皆願聽從乞求保全纔命萬世恩德長老道我旣勸你焉有殺害之心但汝等去後幸勿再蹈故轍方是正道卽命衆僧放開一條大路讓他去罷衆嘍囉各自感激齊齊蹙頭謝了長老活命之恩然後回到山中將積貯的金銀珠寶細軟物件等類均勻分了放火燒了山寨各自取了行李分頭回鄉去了正是

片言點醒迷途客
一語參歸正覺門

却說曇雲長老旣放了嘍囉分付衆僧把撇下的馬匹棄下的刀鎗收進寺內又將金花尸首扛去燒化諸事已畢那匡亂下馬提刀同長老進了山門至禪堂坐下長老卽命僧人安排筵宴慶賀成功彼此歡飲直至更深方纔徹席安寢次日起來早飯已過二

人正坐談心。只見僧人慌慌忙忙跑進禪堂來報說。道外邊有一羣鄉人。要見長老。長老不知所以。開了匡亂。齊至大殿上來。有分叫草莽肅清。人民感德。英雄困頓。途路悲窮。正是。

普天盡爲名和利。

大地都歸數與機。

畢竟來的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天下最善莫如和尚。天下最狠亦莫如和尚。以一端而論。設謀誅寇。必剔其根。不畱餘孽。以遺害。誅兇果羨其善策。殺機未免爲傷殘。特是殺人關炤。以念工爲號。若至偷情。不知將甚字爲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二

號也。

粹將供桌底下不搜爲問。甚爲匡亂作險地也。蓋供桌底下。長老主之。匡亂從之也。金洪欲搜。嘍囉則未搜也。夫嘍囉不搜。則金洪之必欲搜也。亦亟矣。乃勢所必欲搜。而忽來呵獲之神。使之不得逞其欲。供桌底下。得能安然施其謀。是不特爲匡亂所幸。免更爲長老顯善策也。佛前求籤。非問讎人去。乃十自已終身口裏念工。豈是求籤靈咒。實爲催命玄章。箭射咽喉。感應之機甚速。身軀仰倒。懺悔之訣真靈。閱此

數端誠宜絕倒

長老兩次用計有兩樣精神。有兩樣身分。供桌底下曲身蹲踞。箭上成功而身多喫力。腮扇背後隱身埋伏。劍鋒指揮而賊首分殘。前計甚勞。後計甚逸。雖云暗送無常。免了費力。然而其計亦甚不覺費力也。

得刀馬於賊人。果是天之所假也。盔甲可體。更見神奇。桌圍當旗堪稱創造。

欺敵者亡。怯敵者敗。金花甫聞其名。便懷疑懼。心已餒矣。力何勝焉。烈火真珠。終爲蛇足。連珠神箭。亦屬添毫。蓋匡亂已具。必勝之機。何待助敵而後克敵哉。所謂先聲所至。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吾於匡亂見之矣。

董美英神鈎。宋金花火珠。兩般俱是妙物。兩體盡屬陰具。以之作配。神煞棍棒。洵稱陰陽得所。而乃香消玉碎。不得其終。惜哉。

第二十二回

柴君貴窮途乞市

郭彥威劄志興王

詞曰

晚雲凝。晚雲橫。烟草茫茫。雲樹平。杜鵑聲不堪。
聽別淚。暗頷。良宵空月明。○水蠶絲斷。琅玕折。
湘妃竹死。青冥裂。短長亭。幾千程。歸計未成。愁
隨江水生。

右錄劉伯溫旅懷調梅花引

話說曇雲長老與同趙匡胤將桃花山賊人盡都勦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一

絕。回至寺中對坐談心。忽見僧人進來報道。外有一羣鄉人。要見長老。長老便與匡胤一齊來至大殿。與衆人相見。原來是桃花山的幾十年高有德的百姓。見賊人都已死散。迨盡。便將擗臺上。匡胤遺下的行李。鸞帶衣服等件。把來送至寺中。當時見了長老。匡胤各各致謝道。多承公子與長老盛德。除了地方大害。重見清平。小的們特來拜謝。并送行李衣服在此。長老大喜道。感蒙衆位施主費心。請坐獻茶。因說道。這位公子。乃東京趙老爺的公子。名匡胤。與貧僧有通家之誼。爲人專打不平。剪除強暴。如今桃花山的

其人既滅。擲下這許多牲口。在此寺中。但此地並非養馬之所。煩列位施主帶回村庄。如有缺少耕牛之家。發他一頭兩匹。免得鄉人勞苦。乃是衆位施主作善之地。衆人聽了。一齊說道。長老既有慈悲之念。我等自當効力。長老大喜。分付僧人。把馬匹盡都赶到桃花山去。只畱下赤兔龍駒馬。趙公子騎坐。衆僧奉命。隨着衆人。將馬匹趕往桃花山去了。正是。

不顧肥身保後計。

常恩利物濟人心。

匡亂在於寺中。又過了一宿。次日清晨。來別長老。就要動身。長老畱定盤桓。又遇天色陰雨。路上難行。只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二

得住下。終日與長老談兵法說法。論職言攻。彼此參互深機。追求妙理。因思螻龍兩字。取得不妥。道龍遇了螻。難以與。與長老商議。將山門扁額。改作與龍兩字。自此住在寺中。按下不提。却說柴榮。在招商店。自鄭恩去後。病又復發。十分沉重。又兼無人伏侍。湯藥不調。因此困牀日久。渣淹一息。看看病有三月之外。柴榮命中該有百日之災。那一日。台當難星過度。災去安來。適遇天時頓變。大雨傾盆。一聲霹靂。把柴榮誑出一聲臭汗。雖然七竅通快。肉熱消除。到底久病之人。身體軟怯。怎經得大汗一出。元氣不敷。竟自昏

昏沉沉的睡在被裏就如死人的一動也不動。那店主人在外看見這大雷大雨恐怕客房中漏濕進來。逐房照看。看到柴榮房內。只見炕頭上。點點滴滴的兩淚下來。叫聲柴客人醒來。你的鋪蓋兒多潮濕了。連叫數聲不見答應。走至跟前。用手推了兩推。絕無動靜。只得揭開被來一看。不看尤可。看了只唬得三魂失去。七魄無存。只見那柴榮仰面朝天。寂然不動。直似三分氣斷。一旦無常。那店主慌了。只叫聲苦也。柴客人你坑殺我也。自你到店以來。病倒了三個月。房錢並不與你算討。那黑臉賊又私自逃去了。你

死在此。叫我當災。來往的客人。怕染惡病。多不上門。連鬼也沒有影兒。害得我家中諸物當盡。還指望你病好離門。等我燒陌紙錢。送出了瘟神窮鬼。重整店門。誰知你一病命絕。叫我那裏製辦得棺木起。店主正在自言自語。無法支持。只見柴榮。翻身來。唬得往後亂退。滿口只叫有鬼有鬼。柴榮聽了。漸漸開眼。見了店主。叫聲老店家。爲何這等大驚小怪。只往後退。店主聽了柴榮聲喚。又道好像不曾死的。把眼揉。了兩揉。說道柴客人。你當直是人。是鬼。老實說了。免得我驚怕。柴榮道。我乃是人。你怎說是鬼。我方纔出

了些冷汗。病體大畧有些好了。你休得這等驚恐。店主聽了這些說話。諒來未死。纔得放心。叫道。柴祖宗寧可好了罷。休要謊死了我。你要想什麼湯水吃。待我整治取來。柴榮道。承老店主美意。別的不想吃。只把米湯見賜半碗。店主出去。卽忙端整一碗。與柴榮飲了。伏侍安睡。此時天雨已住。店主出去料理店務。到了次日清晨。店主記著柴榮病體。走進裏邊。問長問短。那柴榮漸漸想起飲食來吃。店主經心用意。遞飯送粥。隨時伏侍。約過了五六日。病體好了一半。看看的硬掙起來。強坐無聊。以口問心。暗想往事。道我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四

家祖傳的推車販傘。只因父在潼關漏稅。被高小鶴拿住。亂箭射死。我欲報讎。怎奈官民不敬。貴賤難爭。只好會忍。飲恨而已。今又流落在外。小本經營。又虧趙公子衆友。義氣相投。結爲手足。豈知本鈴關外。又與二弟相離。只留下愚魯鄭恩。指望相逐裨益。誰道將我資本食盡。棄我而逃。以此氣成大病。纏了百日。纔得輕安。欠下房錢。毫無抵還。如今病雖好了。只是腰下無錢。三盃茶飯。從何而至。可憐舉目無親。形影相弔。再住幾日。店家打發出門。叫我何處棲身。將誰倚靠。作何事業。以給終身。左思右想。忽然憶着道。我

有一箇嫡親姑母。現在禪州。聞得姑丈做了掛印總兵。執專闖外。甚是威雄。何不投奔那裏。安身立命。但是欠下房錢。店主怎肯放我起身。就使肯放之時。無奈盤費也無。如何去得。正在兩難之際。只見店主走將進來。叫一聲柴客人。你今日的容顏。比昨日又好許多。身子也漸漸輕強起來。應該出外經營。方好度日。柴榮聽了。長嘆一聲。說道。老店主。小弟爲此。正在思想。所有些須資本。連貨俱被那黑賊用盡。又已逃往他方。因此我氣成此病。幸今災退。又蒙老店主大行陰德。念我孤客。調養餘生。欲待經營。又無資本。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五

惟有一處可以去得。乃是一個姑娘。嫁在禪州。意欲投奔於他。又無盤費。更兼欠下老店主許多房錢。一時難以起身。因而無策可從。在此思想。說罷。淚如雨下。那店主聽了此言。心下打算。巴不得送出瘋神。眼前討个乾淨。就是捨了這三个月的房錢。譬如前日死了。也免不得買口棺木。與他殮殮。還落下箇野鬼在家。終日担驚受怕。就滿口答應道。柴客人。禪州既有令親。急須前去投奔纔是。就是欠下的店賬房錢。也是小事。待你日後得了好處。再來還我不遲。若是沒有盤費。也還易容。待我出去。對那舊日買傘的客。

舖店家央他資助一二。他念昔日主顧。難道不肯不成。有了此項。便可起身了。柴榮聽了。滿心歡喜。道：「老店主所言極妙。只是又勞尊步。事屬不當。說罷。遂同店主出去。大凡交易過的舖家。店主善言相告。彼處各無吝色。一口應承。也有助一錢的。也有助五分的。共十餘家。隨多湊少。約有九錢餘銀。拿回店來。柴榮方纔心定。打點起身。那店主把行李收拾起來。款款的在傍催促。禪州本有一千餘里。只說八百里程。途已不得早早出行。纔得了賬。柴榮叫聲老店主。小弟在此多蒙厚情。此去畧有好日。補報大德。說罷。別了。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六

店家離了沁州。望禪州大路而行。此時正當早寒時候。一路上但見浮陽滅青暉。寒禽叫悲壑。晉時夏侯湛曾有一謠。單道寒時行路之苦云。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慄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冰澌瀆於井幹。草檝檝以疏黃。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竹摧枯於綠竿。

柴榮在路行程。將有十日之外。把九錢餘的銀子用得罄盡。無計可施。只得又把行李變賣了幾錢銀子。苦苦費用。又行了幾日。不見到來。心內悶惱。遂問土人道。此處可是往禪州的去路麼。土人答道。正是。又

道還有多少路程。士人道。早哩。還有七百里程途。方是禪州界上。柴榮聽了。頓口無言。心中思想。路程尙有大半。盤纏用盡無餘。如何行得到彼。身上又是單薄。腹中更且空虛。饑寒兼受。困苦難言。沒奈何。只得沿門求乞。遇着村市店房。不惜體面的。上前乞食。可憐把奈剩飯殘羹。當作美味時食。正是。

洪運未通。

暫爲乞食。

昔年子胥。

匍匐沿門。

在路之間。約又十數日。方到禪州。纔把憂悶之心。放下。一半。細細打聽。果然是始丈郭彥威。做了此處元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七

帥。聞了此信。十分歡喜。邁步進城。到十字街上。逢人就問的。來至帥府轅門。早見那兩邊巡部官員。巡風軍卒。一個個身強體大。面骨兇橫。見了柴榮身上襤褸。一齊高聲喝道。你這乞丐的死囚。這裏是什麼去處。你敢探頭探腦。大胆胡行。想你有不奈煩。要討幾。紀棒吃麼。柴榮見勢頭不好。怎敢分說。只得諾諾而退。半晌做聲不得。心下想道。我干鄉萬水。討飯尋茶。來到此處。豈是容易。實指望投奔姑娘。得見一面。倘肯相畱。便好立業。誰知帥府規模。這等威恐。他既不肯放我進去。且往衙門後面去看。若有後路。便好

進府。想定主意。順着右邊而走。不多時。忽見有座後門。緊緊閉着。兩邊也有四個小軍。把守巡邏。柴榮看了。心中害怕。正在無措。忽聽得裏邊有人高叫開門。那軍校忙把門兒開了。只見裏邊走出兩個了鬚來。叫道。軍校。我奉太太之命。有三兩銀子在此。叫你送到萬佛觀中。交與當家的老師太。明日初一。要在佛前供養。頂禮寶懺的。快去快來。立等回話。兩個軍校接了銀子。如飛的去了。剩下兩個軍校。在此守門。柴榮道。我既到此。趁他有人出來。何不上前問他一聲。雖着他一頓打。也強如餓死在此。立定主意。連忙緊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八

步走上前。叫一聲姑娘。煩你通報一聲。有個柴榮在此。探望軍校聽了。那肯容情。大喝道。你這囚徒。這裏是什麼所在。你敢大胆前來求乞。舉起了棍兒。就要打來。謊得柴榮無處躲閃。那裏邊的了鬚連忙喝道。你等休便動手。且問他一個明白。然後定奪。軍校聽了住手。那了鬚問道。你是那裏人氏。從何處而來。到此。抓尋何人。你須細細直說。我便與你做主。柴榮便說道。我姓柴。名榮。表字君貴。祖貫徽州人氏。一向推車販傘。流落他鄉。不幸本錢消折。無計營生。因此不辭千里。特來投奔。姑娘。萬望通報一聲。那了鬚道。原

來你就是柴大官人。我太太常常思想不能見面。今日天遣相逢。來得湊巧。你且在此權等一回。我與你通報說罷。轉身進去。那兩個軍校見他是元帥的內姪。雖然身上不堪。那裏還敢攔阻。不多時。只見起先的兩個了鬢。走將出來。笑容可掬。叫道。柴大官人。太太傳你進去相見。柴榮聽了。滿心歡喜。跟了了鬢。轉灣抹角。來到後堂。了鬢上前稟道。柴大官人到了。夫人聽說。往下一看。見的衣衫襤褸。垢面蓬頭。肌瘦背聳。好似養濟院內丐者一般。細看形容。依稀却還認得。便問道。你果然是我的姪兒麼。柴榮道。姪兒焉敢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九

冒認。夫人道。你果是我的姪兒。可不苦殺我也。你父親今在那裏。做甚生涯。爲甚你孤身到此。這般形容。可細細說與我知道。柴榮雙膝跪下。兩目交流。叫聲姑母大人。一言難盡。自從姑母分別以來。至今一十二年。父親在外。販傘營生。權爲糊口。只因在潼關漏了稅。被高總兵捉住。亂箭射死。言之痛心。致使姪兒一身孤苦。鬢子無依。不得已。仍將父業營身。流落江湖。已經八載。歷盡了萬苦千辛。不幸在沁州得病。延了三月。因而盤纏費盡。資本一空。無所聊生。特到姑母這裏。尋些事業。又打聽得姑爹。做了此處總兵。帥

府威嚴不敢擅入。因此只從後門遇着了這位姐姐。蒙他引見。真乃天假之緣。不勝欣幸。那夫人聽了此言。不覺下淚說道。自從你姑夫那年接我到此。與你父親分別之後。我幾次差人打聽消息。多說你父親身安家盛。誰知已作異鄉之鬼。待我與你姑爹說知。務必提兵前去。與你父親報讎。但你姑爹生性好高。最愛的是秀麗人材。今日欲叫你就去見他。恐你容貌不堪。未免有輕慢之意。如今且未可相見。我後邊有三間佛堂。倒也幽僻。你姑爹從不至此。你可在內安身。將養幾月。待等容貌光彩。然後見他。說罷。就命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一回

一

了。鬢送至佛堂。又分付在內了鬢。及使用人等。不許多言。說與老爺知道。衆人各各依從。當時柴榮來至佛堂。原來這佛堂。平列三間中間。供着觀音大士。乃是金裝成的。尺餘法身。莊嚴色相。擺列香几。供設燈燭。兩邊俱是書房。極其潔淨。真是幽閑趣致。塵俗消除。柴榮進內。頓覺清爽異常。心懷淡蕩。須臾小廝。送將一盆熱水出來。還有一套新鮮衣服。柴榮就在書房沐浴了身體。梳髮帶巾。換上新衣。隨後送進酒飯。甚是豐盛。又有小使。兩邊伏侍。聽從使喚。這回比前便大不相同。正是

饗餼和羹味

寢眠綿繡重

從今洪運至。

平步上穹隆。

自此以後。柴榮在佛堂居住。要湯則湯。要水則水。每日安閑快樂。毫無煩悶憂愁。自古心廣體胖。不上一月的將養。把那肌膚瘦形容。竟換了一副潤澤光華體貌。那一日夫人來到佛堂。見了柴榮。不勝歡喜道。姪兒。你如今可去見得始丈了。遂分付小廝。去後槽端整一匹齊整的駿馬。又叫內班院子。到外邊。暗暗的雇了一個跟隨。重新換了一身華麗衣服。從後門出來上馬。僕從跟隨。往別處。起至轅門之前。柴榮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七

策馬揚鞭。高聲叫道。門上的官兒。快些通報。說有內親柴大官人到了。那些軍校。見了柴榮。身披綿繡。跨坐雕鞍。如王孫公子的模樣。口中又稱是內親。也不敢輕覷。也不敢喝罵。他那裏知是个前日到過。曾被罵退的人。正是。

世態惟趨豪富貴。

人情只附掌威權。

當下軍校見了。一個個堆下笑臉。說道。尊駕既是內親。權請少待。容當通報過了。自然相見。那都部官。自忙進了帥府。報與郭彥威道。外面有一位公子。口稱內親。要見元帥。請候嚴命。郭彥威聽報。即傳命請來。

相見。巡捕官奉命。連忙奔至轅門。道：柴大官人。我家老爺有請。柴榮卽時下馬。跟了巡捕官。踱進帥府。至堂上。只見郭彥威高高坐起。甚是威嚴。柴榮朝上。鞠躬施禮。雙膝跪下。口稱：始爹大人。在上。小姪柴榮。不遠千里而來。特叩尊座。郭彥威聽言。把雙目往下一看。見柴榮生來福相。楚楚人材。心中大加歡喜。卽便欠身離坐。用手攙扶。叫聲賢姪。你遠路風霜。休得拘禮。你的姑娘。終朝想望。時刻掛懷。幸喜今日到此。堪稱素願。可隨我後堂。見你姑母。以叙骨肉之情。說罷。攜手而行。來至後堂。拜見夫人。那夫人看見。假意問

道：這是何處來的外客。直引到內堂來。却是何故。彥威道：夫人。這是你骨肉之親。君貴賢姪。你日常想念。今日見面。怎麼不認得了。夫人道：這就是我的姪兒柴榮麼。想殺了姑娘也說罷。抱頭大哭。柴榮拭淚施禮。就坐於傍。茶罷。夫人故意動問家中事體。柴榮把那父親遭戮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夫人心傷悲感。哽咽不止。彥威在傍相勸道：夫人不必悲傷。待下官事機得便。領兵殺上潼關。拿住此賊。與舅報讎。便了。後來趙匡胤兵上潼關。逼取高行周首級。正爲此事而起。這是後話。按下不提。當下郭威分付備酒。與

柴榮接風。至親三人依禮而坐。傅孟遠盞勸飲。閑談郭威舉盃在手。謂柴榮道。賢姪你一向在外。可知近日朝內事情與廢如何。各處民風可好。柴榮道。小姪近來相聞紛紛傳說。新主登基以來。貪色好酒。終日與粉黛妓娥。百般取樂。輒興土木。不理朝綱。以此民情大不能堪。四方干戈並起。只怕大漢的天下難保。安享眼前。必生事變。禍亂立至矣。郭威聽了。把酒盃放下。道。賢姪。想當初劉智遠與我同在東岳。總兵麾下。建了許多功績。後來晉祚傾亡。他便自立爲君。封我外鎮。老夫心實不忿。常懷襲取之意。怎奈沒有機

飛龍全傳

會。隱忍於心。幸今匹夫喪命。豈子荒落。務要奪取劉家天下。吾願畢矣。但今半年前。有個相士。名叫苗光義。在此經過。老夫聞他陰陽有准。因而請他相我。他言有一朝天子之分。只待雀兒得了飽食。方能遂其大志。柴榮就問道。這雀兒之言。是何解說。郭威道。賢姪却也未知。老夫左膀天生的。一個肉瘤。如雀兒形。右膀上也有一個肉瘤。似穀稔一般。因此人人都稱我爲郭雀兒。那苗光義說。雀兒若能飛上穀稔。方是我與騰飛躡之時。老夫思想。左右生成。相離五寸有餘。焉能飛得過去。以此難遂其心。終日坐懷妄想。

柴榮聽了此言。暗自忖思。一時起了許多妙想。有分
叫暗動機關。提起興王之志。明承勦贊。助成建業之
功。正是

運至言言成妙解

時來款款見徵符

畢竟柴榮想甚念頭。當看下回便見

集旗鎗。收馬匹。前段既經明言。特患無歸結處。
幸有鄉人賁送行程。已爲匡亂。炤應而長老特
將馬匹發遣。一窩推出山門。便能彌縫其闕。敗
捨去路矣。蓋旗鎗可以收藏。馬匹似難喂養。若
不將強盜之馬匹。權爲鄉人之耕犢。則寺內盡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古

爲養馬之場。僧家悉爲捍敵之士。世界不成世
界。行文亦不成其行文矣。夫乃有此一點便爾
通體皆靈。不特馬匹有歸。而袍帶亦有歸矣。此
照應中之照應也。誰謂禪宮野史而可忽諸

於趙匡亂。改興龍寺之後。便接柴榮事情。此中
迨有深意焉。蓋龍遇螫不能與匡亂慮之。故改
其名。猶之柴榮運未至。病難痊。店家慮之。誤認
其死。而柴榮則未死也。夫柴榮未死。則柴榮不
爲螫龍。而爲興龍也。明矣。故下文乞食行途。跡
實類乎螫。而錦衣駿馬事。已迨於興矣。此蓋啣

分斷落。暗作關照也。

父因漏稅。被箭身亡。就從柴榮窮乏之時。口中親自道出。此是挾譎歸源之法。

匡胤被禍。便投母舅柴榮遭難。乃想始娘。一個經歷多時。空回白轉。一個沿途求乞。得際身榮。兩相遇而不遇。各有章法。

就一個身上。前窮後達。裝成兩樣身分。就一般應酬。前倨後恭。畫出兩樣規模。柴榮之窮形達態。軍校之倨傲足恭。世情炎冷。大是可笑。生性好高。最愛秀麗。不獨郭威如此。今之達者。

誰不云然。夫惟有此愛秀之生性。故甫見其人。但閱衣裳之楚楚。便看出許多福相來也。

因柴榮之至後門。便引出傳言之了鬻。因了鬻之遞銀供佛。便引出供養觀音之佛堂。因其郭威從來不到之堂。便可作為柴榮安養豐願之地。凡此優游布置。曲折鋪排。真如百折迴廊。千尋塔影。步步引人入勝也。

設宴款待。正骨肉歡情之候。而郭威不將寒溫為款曲。偏把朝政民情為急問。是豈忠君愛國之心。實蓄覬覦不臣之志。蓋其隱微抱忿。亦已

久矣。豈至動問之時。而後有是念哉。雀兒得食。不過附會之辭。孟酒談心。已盡衷懷之寔。厥後爲衆加黃袍。詭詞監國政。均此不忿之心。所擴而充之耳。人奈何以天意而掩人事哉。



